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二十二回 賞初雪姑嫂話戒機 請飛塵士民攀宦轍

話說賈珍奉旨參贊軍務，帶著賈蓉同赴前敵，將寧府的事托與賈璉、賈薈。他二人受了賈珍重托，都十分盡心。在賈璉本和賈珍甚好，不比尋常弟兄，到此時自義不容辭。那賈薈卻另有一種想頭，說他自小蒙賈珍夫婦撫養成人，賈蓉又待他和親弟兄一樣，情分上應當出力，這還是面子話。內裡就為的是自己和齡官一段姻緣。他從前管著梨香院一班女戲子，單是齡官有意於他，生出許多情致。那回賈薈為齡官拆籠子放鳥，齡官又在兩地裡畫薈字，都是寶玉瞧見的。後來那班女戲子拆散了，齡官跟了一個老尼姑去，賈薈還到那庵裡看過他幾次。不料老尼姑一病嗚呼，齡官沒有照管，被人哄騙，賣到戲班子裡。他師父也深喜齡官色藝出群，因知是賈府出來的，不敢叫他在京裡唱戲，便帶了一班徒弟都到南邊去了。

上年，賈珍收回府第，不免有些添置，命賈薈回南採辦。

到了蘇州，有兩個朋友邀去看戲，看了一出《思凡》。見那小尼姑非常面熟，小尼姑一面唱著，也兩眼滴溜溜的看著賈薈。

又聽到他的唱聲，才想起定是齡官。好容易尋到他的下處，去過好幾趟。齡官一心只想嫁給薈二爺，和他師父哭吵多次。他師父沒法子也答應了，只是勒索身價。賈薈在客邊如何張羅得出，只好先回京來，再三央求賈蓉向賈珍說了。賈珍對於這些事，也是肯成全的，無奈齡官師父看他是個搖錢樹，要的身價太大。賈珍這兩年剛賞還莊產，一切那裡有此餘力，所以耽擱下了。這回賈珍命他看家，賈薈暗想：只要大爺立功回來，必要酬謝他的，此事便大有可望。自從賈珍走後，終日只在東府照料，要叫尤氏、賈璉看出他的辛苦，將來好幫著說話。這也是人之常情。

那天，賈璉和賈薈分路回到榮府，平兒因頭疼，尋出依弗那洋藥，剪了兩小圓塊，貼在鬢角。怕出去受風，未到議事廳去。見賈璉進來，便問道：「珍大爺走了麼？」賈璉道：「我們送到八里橋才回來的。又到東府裡去了一趟，看珍大奶奶哭哭啼啼的，倒叫人難受。你空的時候，瞧瞧他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這是好事，有什麼可哭的？三姑爺也是跟著他老子上前敵，三姑娘接了信，倒說應該去的，一點也不發愁，到底是唸書識字的好處。我昨兒去看他，想安慰他幾句話，倒沒得可說的了。」

賈璉見平兒貼著小膏藥，笑道：「你貼這個倒顯著俏皮了，別引出我的火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別胡說了，往後只怕要在那府裡住呢。」賈璉道：「白天裡去去也夠了，橫豎有薈兒在那裡釘著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那更好了。在家裡只說東府有事，在外頭再弄一兩個合適的，租個小房子住住。還有薈小子當個抽頭的，夠多們樂嘍！」賈璉道：「我如今是收心了，若不然，這也不是沒乾過的，還等你教給我麼？就是薈小子也老成多了，只一心一意的要想娶那齡官。」平兒道：「就是從前梨香院的齡官麼？他眼下在那裡呢？」賈璉道：「他在南邊唱戲哪，上回薈兒……」

剛說到薈兒，只見鶯兒走進來道：「二奶奶，我們姑娘在議事廳上等著，有事商量，請就去罷。」平兒答應了，忙將鬢角小膏藥揭下，擦把臉，重勻了脂粉，便同鶯兒往議事廳。走到廊子上，正遇著幾個家人媳婦回了事下來的，笑道：「奶奶今兒來晚了。」

進了廳屋，只寶釵一個人在那裡檢賬，平兒道：「三姑娘沒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三天來兩天不來的，那裡有准呢？這兩天，三姑爺到了前敵，他外面做得大方，心裡頭也一樣牽掛，怎好再去攪他。」平兒道：「這裡的事不是都辦完了麼？還有什麼商量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找你為別的，李家紋妹妹眼前就要出閣，照老賬上，這些外親喜事都只送四色添箱禮，也有折乾的。我想紋妹妹從前常住在這裡，似乎該比別人加厚，所以尋你商量。」

平兒道：「這是很該的。你只管加上，誰能說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破例的事，我不敢自拿主意，還是大家商量的好。還有一件，那王家舅老爺做生日，有帖子來了。我彷彿聽說：「王仁舅爺從前借二舅太爺的生日，在外頭撒網，這回怕又是他搗鬼。他們家裡的細底，你知道的比我多點，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回可真是舅老爺的生日。那王仁舅爺早已和他叔叔掰了，還容他在家裡住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既是真正的生日，咱們還照常送禮。那天派誰送去，請太太的示罷。」平兒見廳上掛的周□工筆美人直幅，那美人頗像自己，只是胖些，便走過去細看。寶釵向他打量一回，笑道：「平嫂子，你這件衣服怎麼腰身做得這們緊，要放出些才合適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這還是穿著了的，也不值得再改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別處都還好，單是腰身粗了，許有了喜信兒罷？」平兒聽了，頓時臉上發紅，說道：「沒有的事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大喜大喜，這可該保重點。從前鳳姐姐、尤二姐姐有了，都沒落住，太太正替你們盼望著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我是丫頭的命，那裡像奶奶們那麼嬌嫩。寶二奶奶，你有了哥兒，倒該拿我們來打趣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不是玩話，我要早知道，今兒也不請你來了。」二人又說了一回話各散。

此時，已近晚秋天氣，一天冷似一天，漸漸的入了冬令。

一日，寶釵從議事廳下來，想起秋爽齋地炕壞了，前天吩咐管事們修理，不知修理好了沒有，便親自至秋爽齋看視一番。探春出迎，同至屋內閒話。見幾上哥窯花瓶插著幾枝白菊，笑道：「你這裡菊花真開得長久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後開的。屋裡不很暖，倒和花兒合式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屋裡地炕多年沒生火了，乍一生，總不大暖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許久沒在園子裡過冬，今年難得在這裡，要好好賞兩回雪了。只可惜詩社湊不起來。」

寶釵問得到家信沒有？探春道：「他那里有工夫寫信呢？倒是衙門裡來的信，說是大兵到了那裡，連打了兩個勝仗，把荊門鎮克復了。他們和珍大哥也都在一起哪！」寶釵道：「親家老爺帶的都是久練的精兵，這些毛賊那禁得一打呢？」

鶯兒跟寶釵來的，正和翠墨靠著玻璃窗向外閒看。忽向寶釵道：「姑娘，外頭下雪珠兒了。」寶釵、探春俯窗一看，果然陰雲密布，微霰紛飛。寶釵道：「都是三妹妹要賞雪，那滕六君趕來湊趣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這還是頭場雪，只怕下不大。」一會兒，雪點漸密，那梧桐樹下山石，隱隱的有些積雪，卻斑駁不勻。寶釵見探春意興比往日都好，便道：「這雪可要下大了，咱們兩個人也太少，還是尋雲兒去罷。帶著瞧瞧那梅花開了沒有。」探春道：「到那裡也好，我好兩天沒見他們了。」鶯兒聽了，連忙回怡紅院去取雪衣。

一時雪花更大，一片片似搓綿舞絮，只是下在地上半已融化。鶯兒取了一件紫陀羅呢的外套來，服侍寶釵披上。探春也披了一件大紅猩猩氈的斗篷，又都帶了觀音兜，鶯兒、翠墨各打一柄青油傘，一路向櫳翠庵而來。只見重林疊嶂，繚白縹青。

那池中枯蓼、寒蘆堆些雪團，更壓得欹斜有致。

過了蜂腰橋，見一人披氅擁蓋，迎面行來。探春道：「什麼人居然和咱們同趣呢？」漸行漸近，那人見了寶釵，忙道：

「姐姐，你往那裡去？」原來是邢岫煙。寶釵道：「邢妹妹，你怎麼有此閒情，趕來賞雪？」岫煙道：「我那配賞雪呢？媽媽有兩句話，叫我來和姐姐說的。剛好在這裡遇著了。」說著，又和探春見禮。探春邀他同往櫳翠庵去，寶釵道：「咱們有話，到庵裡也好說的。」三人就此同行。

走到庵門，湘雲正在門外看雪，笑道：「我正想著：這麼好雪，怎沒人踏雪尋梅？可巧你們就來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裡紅梅開了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你看那樹上剛有骨朵呢，再有十天半個月，也要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梅花沒開，咱們圍爐清話也好。四妹妹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在屋裡哪。我拉他出來瞧瞧，他走到廊子上打一寒噤，就縮回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這雪地裡也是冷，咱們屋裡暖和和去罷。」大家進了庵堂，惜春聞聲出迎，同至湘雲房裡。

探春正和惜春、湘雲說話，寶釵悄悄拉岫煙一把，二人同往佛堂。岫煙悄悄的說道：「這兩天，畿東有點小事，大哥要和柳芳同去，媽媽不肯放。他娘兒倆正在爭執，媽媽叫我來告訴你。」寶釵問道：「那個柳芳？」岫煙道：「就是那理國公的孫子，現充龍武中軍統帶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哥哥既在營裡，這種事怎能不去呢？我聽三妹妹說：「南陽那裡連打了勝仗，這點鬧不起來的，讓他去混個保舉罷。」岫煙便要披斗篷，寶釵道：「你難得有空，賞賞雪再去，天還早呢！」岫煙道：「媽媽等我回信哪。」說著，披上斗篷，便向寶釵告辭。寶釵看他出了庵門，方回至湘雲處。探春道：「二嫂子，剛才我們商量如何賞雪。史妹妹說蘆雪亭那些地方，都在低處，看得不遠。今天要換個眼界，一直上凸碧山莊，看整個的園景。

你能走那段山路麼？」寶釵道：「那山路也很平的，你能去我就能去。難道像老太太似的，必得用竹轎子抬去麼？」湘雲道：「要去得多加點衣服。還要預備茶爐茶具和筆墨紙張，那裡都沒有現成的。」

少時，預備齊了。惜春道：「這就去罷，天晚了可不好走。」於是，寶釵、湘雲、探春、惜春披了衣套，帶著手爐懷爐，各扶侍婢。從嘉蔭堂那路上去，一帶縈紆山徑，都鋪著三尺方磚，旁襯五色石子，漫成花樣。積雪半融，卻不甚滑。一層一折直到峰脊，便是那座敞廳。大家隨意散坐。丫頭們支起茶爐，一時茶煨熟了，又溫了一壺珠蘭釀，各人喝了幾口。

憑高下望，只見寒樹重重，夾著許多亭台樓閣。樹梢瓦面一片白茫茫的，宛似瑤樹琪花、瓊樓玉宇。大家指點看去，那一條黑曲曲的是沁芳閣，一塊黑汪汪的是荇葉渚，黃澄澄的是省親別墅的瓦，綠沉沉的是瀟湘館的竹子，紅稀稀的是櫳翠庵的梅花。在雪光雲影、上下一白中，瞧得更顯。

寶釵道：「這真是個奇景，向來沒領略過。」探春道：「虧史妹妹怎麼想到的？」惜春道：「這也是空中樓閣，杲日一出，萬象俱空。只爭一時幻眼罷了。」

湘雲只顧憑欄眺望，他們的話都沒有聽見。忽然大笑道：

「我得了一句了，誰接下去？」便朗吟道：

拍手闌干俯大荒。

寶釵笑道：「你們看這詩瘋子，今兒又發瘋了！」探春道：「他這句詩倒很好，不但涵蓋一切，而且頗有仙氣。七言聯句，咱們還沒做過，今兒何妨試試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效顰罷。」就吟道：

人間真有白雲鄉，四圍蘿翠凝沉影。

探春道：「此刻就寫景，未免太早。好在是渾括的，還不要緊。」也接著吟道：

一鏡梨雲看鬥妝，樹擁蒙茸遮密磴。

湘雲道：「好個『一鏡梨雲看鬥妝』，這梨雲不是蘭哥兒心愛的丫頭麼？幸虧他們到江西去了，不然還以為有心打趣他呢。」

寶釵道：「上句很好，那下句可不切雪景。」湘雲道：「既是長排，那能句句寫雪呢？我也只好泛寫實景了。」隨又吟道：

徑穿筇確到虛堂，重陰迭迭樓台合。

寶釵道：「這句頗似昌黎，倒不好對呢！」想了一回，方吟道：

積靄濛濛竹柏長，山骨初妍如削玉。

湘雲道：「第二句更好，確是傳神之筆。」寶釵正倚著欄乾看雪景，說道：「咱們從櫳翠庵來，那梅花還沒齣嘴呢。這裡看下去，倒是一片紅的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正對不上來，你倒幫了我啦。」便吟道：

梅魂微醒已含香。

尚未念出下句，湘雲已搶著接吟道：

濕雲連水寒鷗沒。

探春只得接對一句道：

凍液銜林暗鶴藏。

湘雲又搶著接道：

瓊館風回拳霧幔。

寶釵笑道：「雲妹妹又把吃鹿肉的本領拿出來了！我可沒有那捷才。」慢慢的吟道：

瑤宮天迴舞霓裳，俯臨萬象歸虛曠。

探春道：「到底蘅蕪君口氣大，這句倒要用心對他。」惜春在那裡做譽錄。他們每念一句，惜春便寫一句。漸漸天色沉昏，寫的字都是模模糊糊的，笑道：「你們只顧搶著做詩，天黑了也不知道。」寶釵道：「真個不早了，你看那邊都上燈了。帶回去再續罷。」探春道：「興致最怕打斷，再續了也沒意思。雲妹妹餘才未盡，不如交給他胡亂湊上就算了。」說罷，大家忙著下山。

到了山下，天已曠黑。探春、寶釵各自分路回去。惜春、湘雲同回至櫳翠庵，用了晚飯，惜春自去諷經晚課。湘雲便就燈下，將日間聯句詩稿重抄了一遍。數來不到八韻，卻還銜接一氣，自己便接續湊成。共得十二韻。那湊的詩是：

直蕩孤襟接混茫。

叉手餘寒隨煉水，振衣有興共凌霜。

裁瓊狡獪龍公戲，散錦繽紛鹿女裝。

坐久茶煙沉石鼎，歸來花雨想經牀。

始知羔酒人間賤，曾控飛鸞到上方。

寫完時，夜已深了。開簾一看，雪花還在飛舞，夜氣甚寒，忙收拾睡下。

次日，湘雲早起，雪勢已止，地上積得更厚，天還是陰沉沉的。問知惜春早課未完，自己梳洗了，走至廊下看了一回梅花。那梅花已開了一二分，破萼深紅，幽香更細。想到探春「梅魂微醒已含香」的詩句，彷彿替這花寫照。便攜了詩稿，來尋寶釵。二人批評一番，又互相贊美。寶釵道：「聯句都是急就章。就偶有佳句，也不能句句都好。所以韓孟之外，古人集中頗不多見。像這首也就算不離了！」湘雲道：「只我們這幾個人，便不負園林佳景。那稻香老農雖然得意，未必有此清福罷？」

正說著，秋紋送進一封信來，乃是李紈寄給寶釵的，卻從南昌信局寄來。湘雲道：「他們如何會在南昌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或許另有升調罷。」及至拆開細看，不免吃了一驚！又是歡喜。

原來那回南陽構亂，有些小頭目也想在九江起事，只因賈蘭深得民心，不敢輕發。賈蘭聽見風聲，便存個拚死報國之念。

先將李紈送至南昌，暫賃公館居住，自己和梅氏誓同生死。梅氏從妝奩中取出一對金約指，各帶一隻。說是萬一亂事起來，未必能同在一處，只聽到城池失了，便吞下約指，準備地下相見。

那時，九江紳民一體愛戴賈蘭。官紳開了幾次會議，賈蘭激勵忠義，誓共禍福。大家莫不感動，說道：「我們只聽大公祖的話，赴湯蹈火，決無二心。」那節度使招安了寇新一軍，要撥到九江來助防守，也是賈蘭和紳士們拚命合力擋回去的。

若是寇新來了，把號褂子一反穿，變成披毛鬣牙的狼虎，那九江早已吃光了。

不料人心甫定，剛好廉訪司出缺，節度使又下了公事，命賈蘭升署。也是因他官聲甚好，格外借重。又命將道印交郡守暫護，即日赴省，賈蘭只得遵文交卸。九江紳民聽說道爺升了，大眾都慌了，紛紛聚議，當天便發了無數呈稟，都是請留賈道憲的。又怕賈蘭一時就走，都來衙門裡攀留憲駕，一天都有幾十起，還有些對著賈蘭流淚的。因此，賈蘭將行裝收拾好了，卻不忍便走。

那小匪目見有機可乘，趕即布散謠言，多方恫嚇。賈蘭是不怕的，只郡守李湘，還是賈蘭看他居官清慎，從州縣中提拔上來的。這回偏生不做臉，他一聽風聲不好，悄悄的僱了一隻小船，帶著家眷，連夜走了。那些匪徒便煽惑地方閭民，說是府官走了，

衙門裡丟下許多好東西，你們白看著還不撿麼？本地閒民還不敢動。後來，又說是賈大人都走了，你們還靠什麼？這才大家一哄，登時聚了一二千人，擁進府衙，將李湘所遺細軟珍寶搶得一空，便要起事。

賈蘭在衙門裡聞知此事，立刻傳同知、通判。同知也走了，只剩得一個通判。便帶同通判文鍾秀、弁日李占奎，至府衙前勸諭解散。本地閒民聽見道轅三聲炮響，賈蘭出來了，都道：

「道爺在這裡呢！誰說道爺走了？」一見賈蘭，紛紛跪下。賈蘭吩咐他們速速散歸本業，有本道替你們作主。大家歡聲雷動，陸續散去。

那天晚上，賈蘭和通判遍走四城，巡邏一夜，地方安靖如常，即委文通判暫署郡守。這們大的亂子，如何不見知縣出馬？原來那縣缺被節度使裁了！親民的父母官，豈可裁撤？這也可笑。

當下賈蘭連夜發了文書，報知節度使。又過了十多天，省城委的新道台來了，賈蘭才得赴省。李紈恐怕家中聞信驚慌，所以寫信單給寶釵，叫他委婉回明賈政、王夫人，不要掛念。

寶釵看完那封信，又遞給湘雲看了。湘雲道：「外官真是不容易做的，怪不得老爺那麼擔心？」寶釵道：「蘭小子雖然年輕少閱歷，這也很虧他了！若不是平時民情愛戴，那天夜裡出去彈壓，還不定出什麼岔子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你上去只口回罷，別叫太太嚇著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何妨一同上去呢？」剛好王夫人打發繡鳳來尋寶釵，寶釵便和湘雲同往。上房。

見王夫人面有怒容，正和探春說話。見寶釵上來，便丟下探春，向寶釵說道：「你們沒見過的罷，這上房裡都出了賊啦！我那些頭面首飾向來不大管的，這一向又不大出門，今天開箱子無意中檢點，少了一個拜匣。那裡頭首飾還有限，你老爺收的外官冰炭敬、門生年節敬，因為用不著，都放在那裡，聚起來也很不少了。問這幾個丫頭，你推我我推你的，也查問不出。你們看該怎麼辦？」

寶釵道：「太太上房裡，別人不大到的，這些都是丫頭們經手，如今也沒法子，只可把他們交下去細細訊問。好的呢，借此洗明心跡；那偷東西的，還有什麼顧惜，該打該攆，再請太太的示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只可如此。若究出來，可別替他們瞞著。我最恨的是這些事，重重的辦一兩個，也好做個榜樣。」

「探春道：『太太且平平氣，容我和二嫂子辦去。』王夫人又對湘雲道：『大姑娘叫你笑話，什麼事都鬧出來了！』湘雲笑道：『誰家沒有偷雞摸狗的事，這算不了什麼。』寶釵見王夫人怒氣稍平，方將李紈信上的話大概回了一遍。」

王夫人乍聽，不免驚慌，聽說都到了平安地方才寫信來的，也便念了幾聲佛，又道：「前兩天姨太太還說：『等下了雪，要借我們園子大家玩一天。家裡鬧得這麼亂，外頭的又是那麼風險，可叫我有什麼心腸賞雪呢？』寶釵道：『我媽媽因為我哥哥要出差去，也在家裡嘔氣。今兒恐怕未必來了！』又陪著說了一回話，方同探春、湘雲退下。湘雲自回櫥翠庵。」

寶釵、探春同至議事廳，立時傳了林之孝家的，告訴他上房丟了拜匣，即命他將王夫人房下大小丫頭和婆子們，分起傳來，仔細盤問一番。有無著落，即來回話。這裡仍舊辦事，那些家人媳婦們領對牌的，遞賬貼子的，絡繹不絕。

一時尚未辦完，林之孝家的已上來等候。看寶釵、探春處置事畢，方上前回道：「剛才先傳了玉釧兒、彩雲，他們兩個是貼身服侍太太的。彩雲不等問到，便先自承認。說是他偷了去供給環哥兒的，該殺該剮他一個人承當，不要冤枉別的好人。」

奴才要傳別個丫頭質問，彩雲倒攔住，說不用問他們，他們也不會知道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到底是什麼時候偷去的？是他親手交給環哥兒，還是有人從中傳遞？你問明白了再來。」林之孝家的答應退下。

去了有一頓飯的工夫，又上來回道：「奴才問過彩雲，他說是新近偷的。環哥兒走了許久，分明有人替他們來往帶信，只是問他總不肯說。只說什麼罪過，他一個人當去就完了。據奴才看，若究那帶信傳遞的人，除了大門上的周貴，沒有第二個。奴才常見彩雲和那周貴背著人說話，見了我們，就閃開了。」

「探春道：『那周貴膽子也太大，我們不便訊問，請璉二爺查究罷。』又吩咐林之孝家的，將彩雲好好看管，要防他尋死。一面將訊問周貴之事說與平兒。」

過了兩天，平兒來尋寶釵。說道：「二爺問了周貴，他先不肯認，後來騙他是彩雲供出來的。他無可推了，才說出環哥兒走時，如何重托他。如今環哥兒在外，把騙來的錢都用光了，又想到家裡來搬運。問他環哥兒的蹤跡，他說在陶什哈爾，派專人來的。」

寶釵道：「彩雲和環兒不知是什麼緣法，他平時還明白，在太太身邊多少年，從不曾指著太太的名兒，撞這個騙那個的。」

怎麼這回如此糊塗？」平兒道：「寶二奶奶，你那裡知道？上回太太丟了茯苓霜，查出來，就是這蹄子偷給環老三的。寶二爺臉面軟，替他認了賬，那環兒還疑心，和他嘔氣。這是發覺出來的，平常偷的還不知有多少呢。」寶釵道：「從來說『家賊難防』。太太那裡知道？這回索性攆了出去倒乾淨。那周貴怎麼辦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周貴也是周瑞的兒子，是什麼好東西？依我早就該攆的。」

二人又同至探春處說明此事，探春道：「也沒有像環兄弟這麼下作的！依我早就要把他圈起來，偏被他跑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龍生九種，皇上家的宗室還有不像人樣的，何況咱們家裡呢！這也是沒法子的。」

那天寶釵便和探春、平兒同上去，回覆了王夫人。王夫人更為詫異道：「想不到彩雲會變得這麼壞？」玉釧兒從旁說道：「他早就壞了。那年，太太因為我姐姐和寶二爺說幾句玩笑話，就把我姐姐攆了。那知道那天彩雲正和環三爺在耳房裡，不知幹什麼呢，太太沒瞧見罷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想起金釧兒來，更痛恨彩雲。便吩咐將彩雲重責四十棍子，發回他家裡擇配。

周貴也杖責革除了事。

寶釵、探春陪著王夫人說話。平兒因有事，先自回房，見賈璉正忙著和幾個小丫頭在那裡尋東西，急得滿頭是汗。平兒問道：「你找什麼喲！翻得一屋子亂騰騰的。什麼東西這們要緊？」賈璉道：「我還有什麼好東西，就是二姐兒留下那條汗巾，我托你好好收著的。今天要用著他，盡等你不下來，我可不自己找麼！」平兒道：「那東西丟不了，我收著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不是怕你弄丟了，為的今兒是他生日。這一向趕碌那府裡的事，連十月初一那天，也沒得到墳上去送寒衣。」

趁今兒，我叫小廝們預備些祭品，帶著汗巾，到那裡哭他一場，也算盡了我們的情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麼大冷天，你要祭他何必到墳上呢？奶奶沒了，咱們還有什麼忌諱的，在家裡上個祭也是一樣。」賈璉道：「上頭太太們知道了也不好，還是在外頭罷。」

平兒歎道：「一個人何苦那麼鬥心眼呢？奶奶從前對待二姐兒臉上蜜，心裡是刀，恨不能誰吃了誰。我看不過，背地裡照應點二姐兒，被秋桐那蹄子挑撥的，還挨了兩頓好罵。到如今他兩個人誰還在呢？若是陰間遇著了，只怕臉上也有點難過罷。」

賈璉正要接著說話，小丫頭回道：「東府裡小蓄二爺在外書房等著二爺呢。」賈璉道：「請他坐一坐，我就出去。」一面仍催著平兒將那汗巾尋出來，自己係在身上，方才去見賈蓄。不知賈蓄來此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